

A Young Mistress' Soliloquy

少婦
心語

魯子青 著

A Young Mistress' Soliloquy

少婦心語

——小說敘述法之應用與研究

魯子青 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少婦心語：小說敘述之應用與研究 = A
young mistress' soliloquy / 魯子青 著. --
初版. -- 高雄市：高雄復文，2007 [民 96]
面；公分

ISBN 978-957-555-833-8 (平裝)

857.63

95024755

少婦心語——小說敘述之應用與研究

初版 2007/01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100 元

著 者：魯子青
發行人：蘇清足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出版者：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請寄回更換。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
電話：(07) 2265267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299514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裝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7) 6165206
發行：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804 號 ISBN 978-957-555-833-8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作者接受頒獎



作者與系上學生

自序

我在大學教授西洋文學的課程多年了，所以也勉強稱得上是文學教授。教書以外的時間，將大部分精力都投注在英美文學作品的分析與比較，兼對英國語言做一些考古訓話的文字工作。這種生活不但繁瑣又枯燥無味，整天磨頂放踵在層疊的資料中磨洋功，美其名是優游於浩瀚的學海之中與古人同在，事實上就是考驗自己的定力，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我常想所謂「文學」的定義，如果僅止於學術界所謂的「研究」的話，似乎有將廣義與世俗的文學小化、窄化、枯燥化，或冠冕堂皇的說法就是「學術化」之嫌。

爲了能真正悠游於文學的樂趣之中，我逐漸體會到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一刀直搗要害，親自下海去激發生命的感動力。欣賞了一輩子的英美文學作品，發覺自己到頭來只是個隔岸觀火的過客，這種缺乏參予的感覺促使我決定，何不自己也下場放把火，燒給其他的過客看看。起先對自己放火的功力也沒把握，整日擔憂著萬一燒不起來怎麼辦？但是另一道更強烈的意志力不斷的對我說，你這個文學教授別躲在學術的象牙塔裡自我陶醉兼自我麻痺了，有本事就放下身段去和時下的文藝男女們一爭高下、一較長短，若能藉此肯定自己的專業能力才

是當務之急的正途，否則自己至多只算是一位沒有創作能力的文學理論兼批評家罷了。在專業領域中，如果所謂的專家竟然在最熱鬧也最有活力的競技場上缺席了，那豈不是令人汗顏嗎？

然而學術界有它僵化的視野，本土創作一向被認定為文學的末流，而學者利用幻想力從事脫離文獻依據的寫作，更是被譏為玩物喪志而落個不務正業之罵名。這種體質的矛盾不斷的困擾著我，使我還真不知該何去何從呢？談到文藝創作我的起步也不算太晚，早在二十多年前我還在就讀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的時候，就深受到上一代台大外文系老作家（代表人物如白先勇、王貞和、陳若曦、歐陽子、水晶等）的影響。每翻閱著中外文學雜誌中的作品時，就在懵懂中浮現一種淡淡的體認，那就是無論再如何的專攻西洋文學，最後還是要回歸本土文學的創作去紮根結果。而孕育靈感的溫床就是我腳底這片沃土，以及其上的陽光和雨水。

我一生大部分的時光都在台灣渡過，所以自忖沒有以英文寫小說的條件與渴望，我雖然在外語系教書，但課堂外的時間每看到黃皮膚的同胞們互相以英語交談，腦海中還是會禁不住升起亡國奴的意像，而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雖然語言也是文化的一部份，但如果真想觸及人文關懷的深層領域，還非得靠文學或藝術的感性手法來表達不可，相較之下英語的角色和本土的人文思想或自由情懷還真是沾不上邊呢。

既然文學作品其深度與廣度絕對超乎語文學習的層次，若想表現出自己靈魂最深處的感覺，那就一定得借用自己生活中的語言與文字，否則難竟其功。更或許是民族意識的情節作

崇，我自始都感覺以中文寫作的本土文學才是我最終的歸宿。這種體認使我在讀大學的四年間零零星星的創作了幾篇短篇小說，也先後在晚報的副刊上連載。但少年不識愁滋味，若有若無的使命感或企圖心尚且不是我生涯規劃的重點，以至於我在留學期間停筆了近乎十年。負笈歸國後在大學任教，專業的敏感度不知何時又被喚醒了，它不斷敦促我去思索著我在文學領域裡的另一片空白，幾經思考才靦腆的抽出寶刀重做馮婦，再度加入筆耕的戰鬥隊伍，希望能將自己對生活的體驗與心靈的感動化為文字，註記自己與這片土地共同成長的生命歷程，也唯有站到創作的最前線，才能由坐而言的理論家羽化為起而行的實踐家，這種披荆斬棘的奮鬥感和開疆闢土的冒險刺激，可能就是當初始料未及的意外收穫吧。

魯子青

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寫於台南市

A Young Mistress' Soliloquy

少婦心語

目錄

203	——著作年表——
181	——少婦心語之請勿違規停車——
163	——青樓怨妓訴如泣——
139	——少婦心語（丁）——
127	——少婦心語（丙）——
111	——少婦心語（乙）——
95	——少婦心語（甲）——
71	——他之死——
41	——木橋上的鐵輪——
27	——這一季——
11	——車廂上的野孩子——
1	——兒子與稻子——
1	——自序——

兒子與稻子

當東方剛露出一點銀白，大地仍舊沉醉在一片寂靜昏睡中的時候，漫長彎延的小道上有兩人騎著腳踏車忙碌的奔馳著。鐵鍊與踏板間不時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伴著路旁溝內沉悶的流水吞吐聲，一陣陣劃破夜空的寂靜。四處仍繚繞著蛙鳴，經昨夜雨水浸潤過的甘蔗葉，由路旁發散出一股悅人的香味。

阿旺伯喘呼呼的用力蹬著踏板，顯得那麼吃力。前頭的年輕人卻頭也不回的逕自行駛。

阿旺伯自出門到現在顯得非常的急促不安，那焦急的眼神麻木地死盯在前面年輕人的後輪上；心裏卻惦念著昨天被雨水打溼的穀子。他想今天廟裏面的香客不知道會不會和往常一樣的擁擠？無論如何也得早點趕回來，要是再遲幾個鐘頭到曬穀場的話，稻穀發了芽，那今年的心血不都全完了嗎？

唉！我阿旺落到如今，全是這孩子害的。阿坤你變了。

不錯！是變了。自從考上第一志願的省中後，阿坤愕然地意識到自己的優越。一股

莫名的力量不斷的在心理慫恿他去追逐眼前這一新拓的遠景。

走出了草地，他發現身後盡是一些以往不曾注意到而為今日所鄙棄的東西——發黃且凝聚滿尿泡的田水，滿地腥紅的檳榔汁，一臉污垢的野孩子，無知又粗俗的鄉人——他不敢相信這就是埋葬了他整個童年的地方。他不願回首過去，只是有一種想飛的衝動。他要走進另一个新的領域，另尋一個新的開始……

「還好當初沒聽阿爸的話留在家裡種田。」他常常會在心裡這樣慶幸著，同時也覺得阿爸始終虧欠了他一份什麼。

每當黃昏他靜悄悄的從學校回來，很快的就鑽入自己的房間，對於以前常做的那些瑣事，實在不願再予以理睬了。

阿旺伯很早就從田裡回來，孤單單的蹲在長凳上吸著煙捲。他很想走到兒子的房間和以往一樣很自然的閒談著。但到了半途猶豫了一會又退了回來。他知道全村的孩子只有阿坤一人考上省嘉中，而且還分在最好班。現在他大概正在房內準備一些很神聖的什麼吧！

他忽然覺得自己反而失去了些什麼東西，使得他與兒子之間形成了一道隔閡，如此的難於溝通。當他又蹲回椅子上的時候，忽然想到田裏的稻子，黃昏還沒人去挑起來，還有那頭牛的飲水也該換了，於是他拿起了扁擔走了出去。

晚飯桌上阿坤會不耐煩的挑剔父親不應該蹲在長椅子上，不應該用湯匙接到嘴邊喝

湯，或者魚刺不應該吐到地下。

這些當然使阿旺伯感到非常的吃驚，但他都能默默的忍受了，因為他覺得阿坤現在已經擁有了很多自己所缺少的東西。他從飯碗上抬起頭來看著對面的阿坤，忽然他覺得自己和兒子間竟然是這樣的陌生。

要是在以往，他們倆會很高興的談論著今年的收成比去年早來了一個星期，隔壁的阿水抓到了一隻大田鼠，家裏的豬母快要臨盆了……，但現在冷清清的桌上只有盤匙不斷發出的碰響和低沉的咀嚼聲。

想到這裏，一股淒愴不由得湧上心頭，啃噬著老人焦碎的心。他狠狠的踩著踏板，像是想要捕捉回已經消失的什麼似的。

黎明的曙光逐漸驅散了流連於大地的薄暮，遠方飄來的雞啼聲此起彼落。阿坤自出門到現在一直沉默不語的行駛在老人的前面，大概爲了昨天的事還在賭氣呢。雖然對他說說父親的決定對自己根本沒有什麼影響，但他總覺得自己的屈服是很大的一種恥辱，尤其是面對後頭這樣一位粗俗的老人。阿旺伯內心一直抱有一點歉疚，對於昨晚的事他覺得應該慢慢的勸服他才對，也許爲了那些稻穀才火氣大了一點吧！

唉！都是那場雨，那場雨，那場雨……，在昨天那個沉悶的下午，阿旺伯吃過中飯後就騎車趕到鎮上，買了一些明天的祭品。回來的途中天色越來越黑，雲層變得好低——完了，曬穀場的稻穀還沒收。阿旺伯內心隨著踏板忐忑不安的飛馳在小道上。緊接著，

嘉南平原那午後特有的對流雨迎空滂沱傾瀉而下。

他含著滿面的汗珠和雨水，內心這樣的鼓勵自己——阿坤會幫我收稻穀的，他會的，他應該記得的……

阿坤會嗎？他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就要北上到台中準備參加聯考了，這幾天來他對父親更是不理不睬。

阿旺伯實在擔心不下。他將祭品塞入懷裡，脫下斗笠罩在胸前深怕它們被淋濕，自己卻光著腦袋迎面於驟雨中。在模糊的視線前，他彷彿看到了以前阿坤那無邪的臉龐。他依稀記得也是三年前一個大雨的下午，他和阿坤從田裡跑回屋簷下躲雨，兩人呆呆的望著身前嘩啦啦的雨點。

「阿坤。」老人打斷沉靜。

「嗯。」

「阿坤，暑假過後不要再到學校裡去了好不好？」阿旺伯用一絲哀憐的眼光注視著兒子。

「阿爸！爲什麼呢？」

「初中讀了幾年就可以了，家裏實在忙不過來。」

「我……」

「阿坤！聽阿爸的話，我們家世代都種田。」

「不！我想繼續讀下去。」阿坤的聲音變得很沙啞，他想到以後每天都要和那些黏人的污泥，和那些令人滿身發癢的稻草爲伴時紅著眼怯怯的說。

「你……」老人忽然鬆軟了雙手：「好吧！無所謂。這樣也好，這塊地下個月我就把它賣掉。」

老人看到阿坤一副對學校眷戀的眼神，內心也有點不忍，並且也幻想著若是哪一天他能出人頭地的話也是好的。

是的，他就要出人頭地了。明天他就要北上參加聯考了。阿旺伯在這兩三年來沉寂的日子裡，忽然變得這樣興奮。幾天前他就爲阿坤打包好了行李，網綁好了隨身的細軟。還有那隨身攜帶的護身符也偷偷的塞到他衣袋裡去了。他知道阿坤是絕對不肯答應帶那個東西的。並且阿旺伯決定明天帶他到嘉義有名的「地藏王」那裡去燒燒香許願一下。

唉！誰知道這場雨！唉！……

阿旺伯好不容易地才騎到了庭院前的陡坡。他下了車，揹著腳踏車一階階的爬上去。當他到了頂層不由得愣住了。在他前面出現的是一片曝斂在雨水中金黃的稻穀。

「完了，我的稻穀，我五千多斤的稻穀！」

只覺得眼眶一片熱，混合著滿身冰冷的雨水，一陣酸楚直侵入背脊。他全身發抖的丟下腳踏車，拿起門前的耙子，瘋狂的搶救他這半年來的心血。然而屋內朗朗聲不時的

從阿坤房內飄送出來。

他能說什麼呢？他不知道阿坤做得對不對？不過他深深明白聯考前的這幾天對孩子來說是非常珍貴而不容輕易浪費的。

人家也許明年就是大學生了呢？而自己這大半生來僅守著祖傳的這一棟瓦屋和門前的那些地……他知道孩子馬上就要爲他出頭了，……唉！還是別亂想了，也許阿坤是真的忘了。阿旺怕在內心不斷的這樣說服自己。

晚上老人故作興奮的說出明天上火車前帶他到廟裡許願的打算時，卻遭到阿坤輕視的揶揄。阿旺伯兩頰火辣辣的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以往他在兒子面前很少堅持或肯定自己的主張或見解，但那天晚上他卻用一種憤怒，嚴厲且生疏的語氣，罵了他一頓。

「明天要是不去，你就不需要給我上火車，以後留在家裏種田好了！」

清晨的市區內已經顯得有點忙碌了，街頭街尾人車喧雜。有一群穿著制服趕著上學的孩童和趕往工廠的員工，有推著攤子前往市場的小販，也有挑著擔子趕集的村夫。阿旺伯已經有好幾個月都沒來過市區了。現在當他看到不遠處高聳的廟宇，眼前就似乎湧現出觀音菩薩、岳武穆，還有關公那些莊嚴巍峨的雕像，心情不由得輕快起來。

兩人彎進一處狹路後，豁然在眼前出現一片空曠的廣場，「地藏王」三個大字懸吊在高大的樓碑上。

「阿坤！你在門口等著，我馬上回來。」

老人掏出昨天買的香燭祭紙飛快的消失在陰暗的門檻內。阿坤無聊的望望四週靜悄悄的神像，有的張口瞪眼，有的似笑非笑。面前有一縷縷的煙圈在那裡繚繞著，不遠處一張長桌的後面靜坐著幾個測字的和尚。他擰著包袱厭煩的坐在一角，他真不明白爲什麼那麼多的人，都會被這些泥塑木偶所擺佈而自愚？

阿旺伯拿著兩束輕煙徐徐的香束出現在眼前。

「阿坤，跟我來，在每一個神位前拜一拜，然後插上一支香。」

「阿爸！你自己去，我在這邊等你。」阿坤懶懶的說。

「這怎麼行？天公伯是要保佑你去考試的。」老人強哄著阿坤，也故意帶點威嚴。

兩人在許多不知名的神位前停留一陣，阿旺伯口中喃喃唸道：「地藏菩薩，恩主公，小人林火旺住在嘉義縣溪口鎮……。」

阿坤拿著香，慫慫的在一旁，他偷窺到父親那種虔誠的神態時，「噗哧」的笑了出來。

「阿坤，誠心一點！菩薩會看到的。」老人發覺到阿坤那種不在乎的樣子，用一種乞憐帶懇求的眼光輕聲的說。

阿坤止住了笑聲，只好也隨便一番的模倣父親的一舉一動，儘管滿心的不情願。此時面前是一個大鬍子的神像靜靜的端坐在那裏。

繞了幾圈後，老人到神桌上拿起兩片杯筭交給阿坤：

「來！連續丟三個壽杯！要記住，這樣天公伯才會保佑你考試順利，要誠心一點！」阿坤極其不耐煩的從父親手中接過那一對木葉，胡亂的往地上擲。阿旺伯站在一旁看在眼裏實在難過，他也不敢再強求兒子什麼，只睜隻眼閉隻眼的讓它過去了，老淚一股勁往肚子裏吞。

阿坤知道照機率的演算來講，要丟八回才能連續三次出現一陰一陽，於是態度更顯得漫不經心。這老人，我阿坤真是陰溝裏翻船——還好到了第七次就出現了三個壽杯。

老人顫抖的將杯筭放回桌上，跑到遠處一個竹筒裏面抽了一支籤，接看又走到對面長桌後的一個和尚處。阿坤只看到他們兩個人在那邊指指點點的不知講些什麼。

老人忽然的轉過身，帶了幾支香走了出去。許久不見進來。阿坤懶懶的坐在神前跪踢的地方。他想到小時候有一次跌到溝裡面，父親也是帶他來這裏收驚的。他覺得好笑，那時候怎麼會那樣的順服？他想了很多，最後他想到了十點鐘開的火車。

阿旺伯捧著一個小杯子走進來，額頭上已經有了汗珠。

「阿坤，快起來！怎麼可以坐在那邊，被神看到了怎麼辦？」

「阿爸你怎麼去了那麼久？我想現在就到車站去。」

「時間還沒到嘛！對了，籤上說你命不太好。我好不容易去幫你求了一些丹水來沖